

《（礼仪之争）在早期，洋人见了清朝的皇帝，不肯双膝下跪，清朝的皇帝就在二流场所接见他们，例如紫光阁，作为报复。洋人一开始不懂，但是后来慢慢也就懂了。于是，他们怀恨在心。后来在八国联军之役中，大清国战败，在战后签署的《辛丑条约》附件十九第一款里面，洋人特地提出：以后我们洋人见你大清国皇帝，必须要在紫禁城乾清宫正殿来会见，不能再到二流场所，不许小看我们。（条约的原文是这样的：诸国使臣会同或单行觐见大清国大皇帝时，即在大内之乾清宫正殿）



八 北洋水师“致远”舰沉没前，舰中官兵聚集在甲板上。

（丰棱由人）1928年春，22岁的刘培初与18岁的刘健农结婚，刘培初即刘健农。“那时是民国十七年春，也是黄埔学生在武汉拍头得意，扬眉吐气的鼎盛时期。当时结婚的人很多，结婚可以发个外财，酒席一桌四元，每个同学至少送两元，多的要送五元。可婚的同学至少一二百人，我是一反其例的，结婚只请一桌客，包租袁凤及介绍人等。”

《民国时期袁凤的婚姻》

冯学荣 编

《（历史）1894年7月25日早上七点五十二分，到底是谁先打响清日甲午战争第一炮的？是大清国北洋水师，还是日本海军呢？答案是：日本海军。但是，日本人篡改了历史。当时，日本海军向北洋水师舰艇发射后，日本的海军下士如实记录了这个第一炮。但是，海军将领山本权兵卫后来却看到，他觉得日本发第一炮，稍嫌吃亏，在国际上不好说话，于是，山本权兵卫偷偷地在原文中加了个注释：“是北洋水师打响的第一炮，日本是被迫自卫的”。这件事，已经被日本史学界所承认。（见泽田：《清日战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

原来如此

【插图珍藏本】

第2辑

清同治以后150年中国底本

《（朱三小姐出风头）朱启铃在民间之出名，在某种程度上与四个女儿有关，一位排行第三，人称“朱三小姐”（冯海），一位即“朱五小姐”（冯海），人称“朱五”。朱启铃为人和气，开朗，态度都很慈祥，虽生长在个很开明的家庭，但他对于儿女的交际及自由，都不成限制，一些头脑顽固之士，攻击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铃，说他纵容他的三小姐出外交际，慷慨还写了一首“北京灯油话”：“欲将东亚变西国，到处逢人说自由。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

《朱三小姐出风头》



八 1930年代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合影

《（国策）1930年代，若无宋子文财政上的配合，蒋介石既无力北伐，也很难在多方政治、军事较量中获胜。但因个性和对时局看法的不同，二人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1943年，二人在史迪威事件上发生矛盾，据蒋介石侍从唐纵的日记记载：“10月16日，委座与宋部长口角，委座愤而摔碗”，“宋部长夺门而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的回忆录中则描述，10月16日，他下午去宋部长家探望，奇怪的是进门满地的碎玻璃，于是询问原委。宋说，今天早上，委座与他拍桌子，摔碗；而他只好回来摔玻璃杯。

中国文史出版社

原来如此

【插图珍藏本】

第2辑

清同治以后150年中国底本

冯学荣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同治以后150年中国底本 / 冯学荣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12

(原来如此; 2)

ISBN 978-7-5034-4496-8

I. ①清… II. ①冯…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通俗读物

②中国历史—现代史—通俗读物 IV. ①K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5047号

原来如此 第2辑: 清同治以后150年中国底本

作 者: 冯学荣

策 划: 文 京

责任编辑: 刘 夏

封面设计: 毛 淳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数: 220千字 210幅图

版 次: 2014年2月北京第1版

版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写《从甲午到七七：日本为什么侵华》一类严肃的近代史研究著作的人，为什么会“下海”跟风，写这么一本“段子书”呢？

事情是这样的：我出于一些特定的研究目的，平时在读近代史史料的时候，不断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新奇的、稀罕的边角料，由于我天生喜欢有趣的事物，于是就将这些挖掘出来的趣味段子搜集了下来，发在我的新浪微博、网易微博、搜狐微博上面，以作谈资。不料，观者甚众。两年下来，这些段子，就集成了这本书。当然，除了感谢广大网友的捧场，也要感谢知名出版人么志龙老师的错爱。

也就是说，这本“段子书”，本不是我有意为之，而实在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那么，我的这本“段子书”，和中国内地书市上众多的“段子书”，有没有区别呢？区别是有的。我的这一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些边角料，多是出自于第一手的史料，并且我在小书中，已经不厌其烦地，尽量将这些趣闻的原始出处，为大家列了出来。读者诸君在一笑之余，若有质疑，大可循着我的指引，去查阅资料的原始出处。大家就会发现：这些看似荒唐可笑的东西，竟然多是有出处、有根有据的。需要说明一下，为节省篇幅，段子后边的出处，只在所引书籍第一次出现时标注其全部版本信息，之后同一本书再次出现时，只标注书名、页码。

这本“段子书”，依据各种主题，大致做了些分类。读者可以不断读到近代史上各种名人的夸张言行，包括令人喷饭的举止和事迹。乍一读，会觉得“不太可能”、“不像真的”，但是看看段子后边的出处指引，则不得不跌眼镜：这可能是真实的历史。当然，历史当事人、见证人的只言片语、一面之词，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的确不足以证明历史事实，但是，

大家也不要忘记：历史当事人和见证人的证词，也不能断然认为它们全部都是虚构的、不符合事实的。也就是说，这些看似荒唐、滑稽的历史证言，在令人一笑之余，至少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探究的。历史的真相往往在于细节当中，尤其是一些关键的细节，一旦成立，则往往足以扭转我们对整个事件的评价。

希望各位在一笑之余，也能有所收获。

冯学荣

2013 年 7 月 19 日于中国香港

电子邮箱：WZP3223@163.com

目 录

1	自 序
1	后视镜
23	留神
57	什么样的笑容
67	过去的各种味道
77	这漫长的路
105	我们的降落伞
123	总是失身
137	碎语
169	寻找另一种可能
201	失乐园
221	只剩下叹息
235	出卖阳光
245	不能说
253	回音
263	作局
273	比鸿毛还轻



北伐途中，对于工农运动，李宗仁与鲍罗廷有截然对立的看法。李认为湖南、湖北群众运动越闹越出轨，妨碍革命运动发展。鲍突然问李：“妇女想不想生孩子？”李：“生儿育女，女人天职，既为女人，皆如此！”鲍：“妇女分娩痛苦不痛苦？”李：“岂但痛苦，且有生命之忧！”鲍：“我们便无矛盾。我们革命如妇女分娩，明知分娩痛苦，还要生儿育女；正如我们知道革命痛苦，一样要革命。今天我们革命，由幼稚所引起，诸多问题，也就是妇女分娩时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孩子生下来之后，痛苦就变成欢欣了。”

后视镜

【假冒伪劣】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商人，也有一些假冒伪劣的行径。他们从中国广州进口茶叶之后，在英国的作坊里加工，是怎样加工的呢？许多黑心的英国商家往茶叶里掺假。为何要掺假？掺了假之后，茶叶的重量就增加了，就可以多卖一些钱。那么，他们都掺些什么东西呢？他们往茶叶里掺的，是以下这些东西：柳树叶、锯末、花瓣……，甚至居然还有羊粪。（汤姆·斯丹迪奇：《六个瓶子的历史》，中信出版社，2006 年版。）

【挥一挥衣袖，带走一片汤圆】众所周知，光绪皇帝从小被慈禧太后养大，他是害怕慈禧太后的。可是，害怕到了什么地步呢？有一次，光绪皇帝去给慈禧太后请安，慈禧太后正在吃汤圆，她问光绪皇帝：“有汤圆。你想不想吃？”光绪皇帝明明自己已经吃过早饭了，但是他却不敢说“不想吃”，于是，他违心地说了：“想吃”。结果



孙中山的反清引路人——
郑士良

就开始吃。吃了一碗之后，慈禧太后问他要不要再来一碗？光绪皇帝又不敢说“不要”。结果，一连吃了四碗，后来，光绪皇帝实在是吃不下了，只好偷偷地把汤圆藏到自己的袖子里，结果回来时，全身湿漉漉的。

【孙中山的介绍人】1886 年，青年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学校念书，在校期间，孙中山结识了同学郑士良。有一天，郑士良偷偷地告诉孙中山，他是秘密会党三合会的成员，以反清复明为志。自从结识了郑士良，孙中山开始耳濡目染，后来加入三合会，从此一步一步走上了反清的道路。【（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校对先生】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30 岁的罗雪堂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开办农报馆。过了两年，光绪二十四年，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 22 岁的王国维经同乡许某推荐，去报馆当校对先生。进馆以后，许某又嫉妒其才华，总设法压制。一天罗雪堂到馆极早，听见有人在读庄子，大奇。再一看原来是这位校对先生，于是和王谈了一会儿，王献其平日所做文章，罗大加赏识，王从此遂受业为罗门弟子。

【静安不负我】罗振玉和王国维自 1898 年结识订交，先是师友关系，后又结为亲家，相伴相偕了三十年之久。两人同属于中国近代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

两位承前启后的国学大师，共同创立了“罗王之学”，取得了令世人惊奇的卓越成果。但到了晚年，两家曾一度交恶，两人长达三十年的交谊也毁于一旦。1927年王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后，罗不仅上奏溥仪，代递遗折，还主持了王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还说“静安（王国维，字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翁同龢的另一面〕历史人物也许需要两面看。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他培养了一个好皇帝，并且是支持维新变法的开明人物。但是，他同时也做错过事：甲午战争的失败，有他的一份责任。在甲午战争之前，翁同龢与李鸿章闹不和，为了与李鸿章抬杠，翁同龢“奏定十五年之内不得添置一枪一炮”以“窘李”。这话说的是：翁同龢向光绪皇帝上

奏，建议在十五年内，不得给北洋水师添置一枪一炮，以此来与李鸿章作对。这从客观上导致了北洋武备的废弛，以及北洋水师后来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黄濬：《花随人圣庵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送金表〕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写道：北洋政府时期，有一次，张作霖到京来访，袁世凯接见了张。张作霖在谈话的过程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不时地盯着袁世凯的金表，看得出神。袁世凯觉得：张作霖一定是瞅上自己的这块金表了。于是，袁世凯当场就主动提出“送给你好了”，爽快地把这块金表送给了张作



年轻时的张作霖

霖。张作霖走了之后，袁世凯得意地跟袁静雪说：“这个张作霖啊，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瞧他那副熊样儿，我就只好将金表送给他了。”

【金兰之好】1911年12月，为“南北议和”而奔走穿梭的汪精卫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方议和代表参赞，以协助唐绍仪。袁特为汪此行设宴饯别。酒席过半，袁世凯提议，让汪精卫与自己的儿子袁克定结金兰之好。汪精卫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推袁世凯面南而坐，汪与袁克定向他行了“四叩”大礼。

【笼络同盟会】民国肇始，袁世凯除了委任孙中山以“全国铁路总督办”的官职之外，还千方百计笼络同盟会人士，他派出唐绍仪携电报去找汪精卫、胡汉民，要聘请他们进京做政府的高等顾问。胡汉民当场就拒绝了，他说：“袁世凯以为我们这种人也会被拉拢？”于是，胡汉民准备写个电报奚落袁世凯一番。唐绍仪则及时制止了胡汉民，唐说：“袁世凯这个电报，未必是存有恶意的，你们如果不愿意去，置之不答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写信骂袁世凯、让他难堪。”事后，汪精卫奉命北上，解散京津一带的秘密会党组织，袁世凯特地整饰了一家前清王府，招待汪精卫，汪精卫说：“我哪里用得着这么大的房子？”拒绝不要。而同盟会人士孙毓筠、胡瑛等人，则被袁世凯成功笼络了。（《胡汉民自传》，台



胡汉民拒绝了袁世凯的笼络

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

【非贵本家】民国初年吴敬恒任“国语读音统一会议议长”时，某次开会与王朴起了争执，性情暴躁且口吃的王朴辩不过他，就破口大骂：“老王八蛋！只会嬉皮笑脸，懂个屁！”与会者闻听都愣住了，气氛变得很尴尬。只见吴敬恒态度从容，一点也不动气地缓缓说：“王先生，您别气昏了，稚晖姓吴，非贵本家也！”语毕全场大笑。

【凤根】黄兴在袁世凯帝制失败时，从美国归来，海上已经常常咯血，威武精神减却不少。伍延芳劝他息虑宁神，练习静坐，而且送了许多佛经给他看。过半月，黄对伍道：“我照着你的法子学老僧入定，果然烦心尽息，

万虑齐除，精神上好比清爽许多。你送的佛经，我也天天看，如今颇有觉悟。但我半生戎马，死人无算，重重罪孽，恐怕不能洗净。”伍道：“放下屠刀尚可立地成佛，何况你是有夙根的。”黄愕然道：“我有甚夙根？”伍笑道：“你成就一个九指头陀，还不是前生的根底吗（在辛亥三月廿九广州起义中，黄曾被子弹打去一指）？”

[没有免费的午餐] 当年，段祺瑞游说陆军第八师师长李长泰讨伐张勋，李长泰答应参加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但是条件他不好意思自己提，于是，李长泰派了自己老婆去跟段祺瑞提：“打败张勋之后，李长泰要求升官至步军统领。”段祺瑞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李长泰卖命，猛冲猛打，张勋很快就倒台了。事后，段祺瑞兑现承诺，李长泰顺利升官。（参贾润泉回忆文章，见《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90—195页。）

[月老] 康有为应犹太富翁哈同之聘，任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徐悲鸿在此结识了康，并拜他为老师。上海大同学院国文教授蒋梅生的千金蒋碧薇，为徐悲鸿的才气所倾倒，郎才女貌，两人一见钟情。可惜，蒋自幼已被父母许诺他人。康有为同情这对年轻的恋人，于是这位长袍马褂的“复辟狂人”成了牵绳月老。1917年5月，这对情人决定离开上海，私奔日本。康有为全力支持，并摆下酒宴，预祝他们新婚幸福，并亲题“写



“北洋三杰”之段祺瑞

生入神”四个大字相赠。

[追花轿] 清末民初的著名画家陈师曾和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经常约二三知己到绒线胡同西口的清真饭馆去吃牛肉面。一日，又是二三友人同行去吃面，当他们穿过铁匠胡同时，恰巧遇一队结婚仪仗队伍，陈师曾独自追逐花轿，亦步亦趋，左看右看，一直追到新媳妇家去了，被新郎给打跑回来。为此，鲁迅等人拿陈师曾开玩笑，说他老不正经，人老心不老，看新媳妇没个够，但看到陈师曾画的“北京风俗图”中有吹鼓手、执事等惟妙惟肖的逼真场面，才恍然大悟，方知陈



图为民国初年的结婚花轿，可见前后八人抬轿，轿围下端绣有“海水江牙”图案。

师曾并不是追逐新妇，而是追看北京风俗。

[撕袍送别] 1917年春，段祺瑞剥夺了冯玉祥兵权，将其调任为直隶南路巡防统领。此消息一经传出，十六混成旅的官兵大惊，上下一片愤愤之声。人们多方挽留，仍不能奏效，冯不得已离营赴任天津。启程时，相送队伍从兵营一直排到火车站，全体官兵一步一泪。冯当时身着便衣马褂，他刚一登车，人们情绪激昂起来，总想找点什么留做纪念，于是大家一拥而上，拽下冯的新马褂。你争我抢，转眼间将马褂撕成条条片片，每人留得一份纪念。冯泪流满面，车上车下，哭声一片……

[中流砥柱] 1921年，陕西的靖国军纷纷倒戈，接受吴佩孚改编，还说这是革命需要。于右

任严厉斥责，但毫无作用。杨虎城将于右任请到武功驻地，于见到靖国军总司令牌子高悬，高兴地说：“杨虎城，陕西靖国军里有你们这样不低头、不弯腰的战士，陕西就有救啊！让那些鼠目寸光，只为自己争地盘的人想走就走吧，没想到在关键时刻，是你实力最小的杨虎城承担了扛大旗的重任！”

[剪辫子] 余诚格组织安徽旅沪同乡会并担任会长，掌管了同乡会的财产。1921年，王亚樵（安徽合肥人）为纪念他的亡友韩恢（字复炎）创办“复炎小学”，要求同乡会资助。余大骂王是趁机敲诈勒索，王一怒之下，带人闯到余的寓所，勒令余办理会馆移交手续，当即遭到余的严词拒绝。王为人性格刚烈，吩咐随从用预备好的利剪，将余的长辫剪下，并令其限期移交，否则，“今天剪掉你的辫子，

明天就割掉你的脑袋”。办移交那天，余点烛焚香，跪在“万寿台”前，脑后又拖着一支辫子，王亚樵怒不可遏，又命其随从剪下。1926年，余诚格在安庆天台里寿终正寝时，脑后还拖着一支长辫。

〔吴稚晖向孙中山下跪〕1923年的广东韶关，当时，反对孙中山的陈炯明，已被孙中山从广州给打跑了。有一天，国民党人吴稚晖突然向孙中山下跪，央求孙中山放过陈炯明。孙中山不肯原谅陈炯明，他说：“以前，老早就有人向我自告奋勇，说要帮我杀了陈炯明这个人，我当时还拒绝了。以后，如果再有人自告奋勇干这个事，我就不再阻止他了。你叫陈炯明平时要小心点！”吴稚晖为什么要为陈炯明求情呢？因为，虽然吴稚晖是站在孙中山一边的，但是在私人关系上，吴稚晖和陈炯明是很好的哥们儿，所以为了哥们儿，他不惜下跪。（那博夫：《1922年滇军入粤讨伐陈炯明始末》，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不因公义害私交〕民国年间，王揖唐与徐树铮两人在政事上不合，多有忤怨，但是在谈诗论赋时则极为相投。能不因公义害私交，甚为可贵。徐死后，灵柩停放在寺院里，为避免惹祸上身，没人敢去吊唁。惟王不顾危祸，往而凭棺一恸，并送挽联：“交谊国人知，犹及京华留一诀；才名公论在，即言文艺亦千秋！”



靖国军时期的杨虎城，拒绝被直系收编。

〔清室给孙中山的信〕1924年年底，溥仪被冯玉祥、黄郛派兵驱赶出紫禁城。不久之后，清王室的一些遗臣给孙中山写了一份投诉书，投诉说冯玉祥、黄郛这次对清王室的驱赶行动，是单方面撕毁1912年《清室优待条件》的粗暴违约行为，并请孙中山主持公道。孙中山当时是这样回复清朝王室的：“你们清朝王室，在1917年搞复辟，是你们根本不遵守契约在先，你们还跟我们谈什么主持公道？”（《刘汝明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1918年，河南安阳袁林、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前往景仁堂祭奠袁世凯。

〔退隐乡舍〕张一麐曾长期在袁世凯手下任职，官至机要局局长、教育总长。1916年因不满袁称帝而辞职南归，回到苏州。1923年李根源也辞官归隐苏州。两人在民国初就已经在北京相识，如今故交相逢，相知相惜，过从更密。李便在自己的住处“阙莛村舍”专门为张准备了一间卧室，让他随时可以来同住。每天两人早起，一起打太极，然后张抱着水烟筒，李则手执旱烟杆，相对而坐，闲话家常，纵论国事，也是两个报国无门的老人最惬意的时光了。

〔当几分钟皇帝〕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命京城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不动一枪一炮，火速逼宣统皇帝及其大臣家眷离开紫禁城。鹿软硬

兼施，溥仪终于签字。鹿如释重负，一屁股坐在皇帝宝座上，对溥仪说：“我当几分钟皇帝，你给我当几分钟宰相！”溥仪哭笑不得。

〔生死之交〕郭松龄是位颇有骨气的中国军人，张学良很尊重他，结为生死之交，把他看作自己的师长和密友。1925年年末，郭起兵反奉，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停止内战；同时拥护张学良任奉军总司

令，改造东北政局。张学良受命劝郭息兵。郭拒不见面，但交给他一封信。信上郭表白自己今日起兵“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不久，郭倒戈失败被捕，旋被处死。张学良闻之，派人打探郭关押处，准备私放其出国。后闻郭死讯，张悲愤万分。此后，张每逢不能自决之事，常叹曰：“有茂宸在，哪用我犯这份难。”直到1981年“九一八”事变50周年，张仍长叹：“若当时郭松龄在，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压死你〕据当年参与捕杀徐树铮（徐树铮是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头号心腹）的西北军士兵陈芳芝的回忆，徐树铮是这样死的：徐树铮早前曾经杀死过陆建章，而陆建章正是冯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带兵驱逐溥仪出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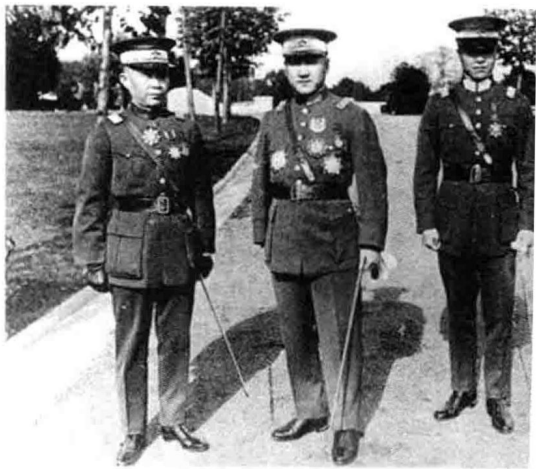
玉祥的亲戚，陆建章死后，陆的亲戚一直要求冯玉祥帮忙复仇。终于有一次，冯玉祥逮住机会，派了部下陈芳芝等士兵到河北廊坊车站蹲点，伺机将徐树铮逮捕，并将徐树铮押到了冯玉祥部下张之江的指挥部。冯玉祥的士兵们用绳子把徐树铮紧紧勒绑，使其窒息至死，几个士兵还生怕徐树铮不断气，将门板压到徐树铮的身上，然后几个兵站在门板上，用力蹦跳。（《文史资料选编》，第28辑，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页。）

〔强奸犯〕袁世凯的第十个儿子袁克坚，和徐世昌的女儿本来订有娃娃亲。可是，袁克坚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期间，跳墙入室，企图强奸哈佛校长的女儿，案发未遂，袁克坚因此被哈佛大学开除学籍，并因此于1925

年回国了。回国后，袁克坚找徐世昌兑现婚约，徐世昌借故推托，不敢将女儿嫁给强奸犯也。（参张达骧回忆文章，见《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9页。）

〔十年未晚〕冯玉祥和张自忠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当年（1911年）反清的滦州起义当中，张建功告密，导致起义失败，冯玉祥记下了这笔仇恨。十六年之后，张建功以为事过境迁，找到冯玉祥叙旧。冯玉祥于是派了部下张自忠带兵，备了两个麻袋，把张建功父子抓住，装进麻袋中，果断将张建功父子二人活埋了。（张廉瀛：《冯玉祥下令活埋张建功经过》，见《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赠书放人〕张敬尧兵败后，北上投靠段祺瑞，段很鄙视他，对他颇为冷淡。张郁郁寡欢，于是赶赴南口投奔冯玉祥。冯玉祥下令



1925年6月，徐树铮（中）与考察团随员摄于意大利。

将他绑了，并历数其祸湘之罪，最后给了他《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本书，说：“你熟读两部书，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张居然能够背诵一些章节，冯不得不佩服，只好放他走了。

[张作霖见皇上] 直皖战争之后，张作霖部队入驻北京，张作霖给紫禁城里的清室送信，说：“我张作霖的心里，始终装着大清国，我应该奉迎皇上（指废帝宣统）出北京，到奉天（沈阳）以另立新国！”载涛（溥仪的叔叔）立即召集清室开会，当日瑾妃是这样说的：“这事没那么简单，我觉得要格外慎重，张作霖这个人和张勋不一样，张勋忠心耿耿，可以信任，而张作霖则信不过。”清室婉言拒绝张作霖之后，张作霖在府内骂道：“妈拉巴子！若不是我（在直皖战争当中）打跑段祺瑞，你清室早就被灭门了！真是一群妇人，不能共谋大事。”（参曹锟、张作霖轶事，见车吉心编：《民国野史》，卷九，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一副贼相] 张作霖有意帮助清室复辟，于是入紫禁城见废帝溥仪，张作霖穿戴得正儿八经的，见溥仪正襟危坐，故作矜持，张作霖很不爽。四周看看，张作霖觉得：所谓皇帝威严，不过如此。溥仪没说几句，就下去了，对旁人说：“张作霖这人，眼睛大大，眼珠子乱转，一副贼相，不像个好人。”不料，溥仪的话传到了张作霖的耳中。张作霖大怒，



瑾妃是个有心计的女子

转身就走，回去之后对人说：“溥仪这小子，都已经是个平民了，还他妈装孙子，装逼摆谱，弄什么架子嘛！”（陶菊隐：《政海轶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替一个女子作传] 1919年，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学生李超，家中财产丰厚，但因颇具反封建精神，其兄“一钱不寄”，致使李超贫病而死。胡适读了其信札后，写下《李超传》，且说：“吾以为替一个女子作传比替什么督军作墓志铭重要得多”。

[群众的力量] “九三学社”创建人许德珩，关于他与孙中山的交往，有这样的回忆：“……1920年，我（许德珩）有缘面见了孙

中山。孙中山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你带五百个不怕死的同学过来，跟我一起搞革命。’我当时年少气盛，当场驳斥孙中山：‘孙先生，你就知道枪杆子！当初，你针对清政府，搞了那么多次武装暴动，试问，有哪一次成功过？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总是失败？你就是不相信人民群众游行示威的力量。像你这样的人，落伍了……’”

[提倡白话] 1923年章士钊在《新闻报》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大加讨伐。一次，在餐桌上胡适对章士钊说，他的那篇文章不值一驳。两年后，章士钊与胡适合了影，章写了一首白话诗赠胡适，末两句写道：“我写白话歪词送给你，算是老章投降了。”胡适用古体诗答云：“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后来，章士钊仍攻击白话文是：“国家未亡，文字先亡”。胡适针锋相对写了《老章又反叛了》的文章。

[鲁迅兄弟打架]《鲁迅日记》在1924年6月10日记录了鲁迅兄弟俩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的事。日记的原文是这样的：“……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这几句话，翻译成现代中文是：“我（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突然间冲了出来，动手打我。他的妻子向我诉说我的罪状，话说得很难听……”。鲁迅兄弟为何事交恶，直至动手打人？这也许是个谜。



章士钊攻击白话文是：“国家未亡，文字先亡”。

[叛徒扇] 刘海粟与胡适之，当年一个被谴为“艺术叛徒”，一个被责为“文学叛徒”。有位钱化佛君，别出心裁地取一柄折扇，求刘画上山水，又请胡题几行诗，当时人们戏称此扇为“叛徒扇”。

[蒋介石黑帮史] 不少近代史爱好者误以为：蒋介石早年在混迹黑帮的日子里，曾经是杜月笙的部下。这其实是一个误会。蒋介石的确曾经加入过上海黑社会组织“青帮”，但是，蒋介石在这个黑社会组织里，属于黄金荣这一舵的部下，并不是杜月笙那一舵的部下。后来，蒋介石当上了北伐军（国民革命军）